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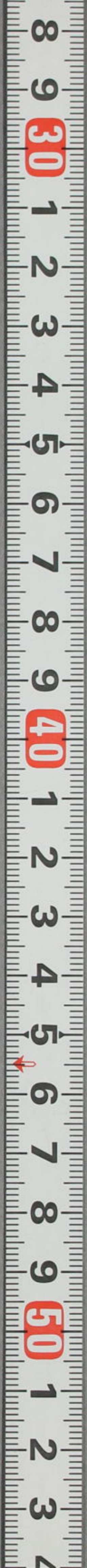


校刻日本外史

毛利氏
織田氏

十二十三

リ5
15688
7



15
15688
7



日本外史卷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十一世祖曰本主^{トク}姓土師氏。爲備中介。本主生音人。音人歷仕仁明清和之間。至從三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與菅原氏並掌學政。音人生千古。千古之後七世曰匡房。有文武才略。教源義家以陣法。匡房曾孫爲廣元。廣元佐源賴朝于關東。使之霸天下。以其薦爲安藝介。遷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大膳大夫。兼陸奥守。源氏北條氏之際。爲幕府元老。數定大難。有五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子。長子親廣。承久之役屬官軍。不知所終。第三子曰季光。為左近衛將監。食相摸毛利莊。因氏焉。娶三浦氏。死於其難。季光子經光。出鎌倉。居越後南莊。經光子時親。復起為六波羅評定衆。足利尊氏滅六波羅。加賜時親以安藝吉田。及河內利田。時親生貞親。貞親生親茂。親茂有三子。師親。匡時。直衡。皆隸新田義顯。義顯為足利氏將。高師泰所滅。貞親以下猶屬官軍。獨師親去屬師泰。師泰之攻石見。敵阻劫川。師親與高橋某先衆亂流。拔三城。以功盡食吉田邑。及師泰敗。屬山名時氏。迎親茂及二弟共居焉。足利氏令武田氏吉川氏攻降之。師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

熙房或作熙元

房子熙房嘉吉之役攻蟹坂有功。熙房子豐元應仁之役與小早川氏守相國寺有功。豐元生弘元。弘元之子曰興元。次曰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躡。溺保惶懼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躡。常也。庸何傷。比醫訖。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即君主安藝也。松壽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竒之。興元既為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比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會明使者來聘京師。路經吉田。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

見良範。良範曰：公兼漢祖、唐宗之相，必宣威於四方。元就心自負焉。元就爲人，隆準肉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卒，聲聞於諸隊。十四年，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矯將軍命，攻略國內。十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經基與興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谷元直守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出戰，不利。吉田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繁援路，而以千人疾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夾擊破之。元繁挺前濟水，我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

報捷京師。大內義興爲足利氏管領，爲請褒賞元就。元就遂并領武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カウ和猶據銀山不下。十七年，興元卒。子幸松嗣。外祖父高橋久光與元就並輔之。大永三年，久光父子與備後三吉某戰而死。元就赴援，撫其遺臣，并其邑萬餘貫。六月，出雲國主尼子經久攻大內氏將藏田信房于鏡山。元就奉幸松爲先鋒，陰誘信房叔父某。某斬信房出降，被誅。經久本六角氏。其祖父持久爲伯父，高詮幹國事。至於經久，滅鹽治某。取富田城，轉略山陰諸國，南出兵，侵大內氏。大內氏世居周防山口，爲太宰大貳，雄長關西。是時，大內義興在京

師聞變馳歸。自是連年攻戰。石見安藝豪族介立其間。嚮背無常。獨毛利吉川武田氏常附經久。七月幸松病卒。無嗣。家臣聚議。選於群叔。以元就為嗣。八月元就入吉田。元就弟就勝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就。元就覺之。襲殺就勝。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廣好弟也。乃使人諭廣澄。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廣好拜謝。廣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騎往諭。降之。四年五月大內義興使其子義隆與其將陶持長將二萬人攻安藝諸城。屬尼子氏者。七月尼子經久遣兵援之。敗績。八月元就以部兵四千夜斫大內氏營。破之。持長解去。七年元就入京師。

任右馬頭。為幕府相伴。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事怨武田光。和以高松城來歸。元就光。和怒攻之。不利。憂憤死。香川光景亦以八木城屬元就。將攻銀山。銀山餘眾終奔若狹。天文四年元就率光景信直等二千騎。東略備後。攻高野城。城將乞援於播磨赤松晴政。未至。元就急攻。拔之。并其兵。又徇下數城。先是尼子經久逐子興久。殺之。立孫晴久。晴久遇元就亡狀。大內義興病卒於享祿元年。遺言義隆曰。元就與晴久有卻。宜以是時奪為我援。慎勿失其驩心。吾嘗德彼。彼豈不記之。陶持長奉遺命。百方通好。元就終應之。攻下國內諸城。屬晴久者。晴久大怒。欲親來討之。

經久曰元就材武善用兵未可以力取也不若先定備後石見以形勝制之經久弟義勝亦諫止之晴久皆弗聽言田城東北有冓山元就患敵陣山上以瞰城也會出雲間來入元就覺之乃議曰敵陣冓山吾與完所隆家夾擊之陣三猪口則非我利也隆家元就女婿守五龍城者也間者走報晴久九月晴久將騎卒五萬來陣于三猪口助武田氏餘黨復銀山四近將帥怖晴久兵威不敢援我獨兵戶竹原小早川諸族遣兵數百入城城兵凡三千人北軍焚掠城兵輒出擊走之晴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稱新宮黨忿北軍數以萬騎來挑戰元就設二伏而出戰敵觀

字完本

按新宮地名國久所居

我寡單縱兵而進路狹不得齊進伏兵夾擊破之晴久乃作三柵于宮崎以逼城大内義隆遣陶隆房等將兵來援陣天神山十年正月元就請隆房備晴久而自與長子隆元攻宮崎元就進破二柵隆房與尼子義勝戰于三猪坂義勝死晴久夜遁城兵尾擊多斬獲銀山兵聞之亦遁十二年正月義隆大舉攻富田元就以兵二千從與周防將秋山某夾川陣四月河水大漲城兵急攻秋山元就曰吾祖騎渡劫川況此一衣帶水乎亂流援擊走之七月義隆敗走元就整隊徐退南還是役也吉川興經與北軍將十餘人叛晴久導周防兵已而復附之義隆以故敗

吉川氏出於駿河人吉川友兼。友兼誅梶原景時。子孫以功食安藝大朝。後十二世爲興經。興經廢大鹽某。其下皆怨殺大鹽。廢興經。議曰。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皆先公外孫。可養以爲嗣。乃請元就次子元春入新莊城。奉以爲主。元春弟隆景亦出爲小早川氏後。

小早川氏之先出於伊豆人土居實平。實平仕源氏。食安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正平子繁平幼失明。其族黨議請養隆景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於是吉川小早川並爲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元春稱治部少輔。豪爽善用兵。隆景稱左衛門佐。美姿儀。沈斷有謀慮。皆類元就。元就以

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爲吾出死力。此間將卒孰出信直右者。吾與之聯鋒。以爲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慚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氏兵鋒益銳。十七年元就攜隆元元春隆景赴山口。義隆養內藤興盛女。妻於隆元。使陶隆房與元春約爲兄弟。義隆性文弱。山口多廷臣避亂者。而明人常互市焉。義隆耽詠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持

長嘗憂之。持長子義清。幼聰敏。常誹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耳。持長視其有不臣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問曰。某子是為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持長已死。隆房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有卻。結杉重政。青景隆時。內藤興盛。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逃。冷泉隆豐勸義隆速誅隆房。不聽。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日謀反逆。家臣添野康澄。宮川房勝引持長遺囑大諫弗聽。一臣交刺死。二十年八月。隆房遂反。攻山。義隆走法泉寺。其兵皆潰。前關白藤原尹房為講和。隆房不肯。義隆航赴筑紫。阻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義隆自殺。隆豐等死之。義隆子義尊及

尹房以下公卿十餘人皆為所殺。隆房更名晴賢。削髮號全薑。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鎮弟義長為主。曰。重政隆時。妬武任。勸吾行大事。乃發兵誅二人。初晴賢之圖難。使人來說元就黨已。嗚以佐東郡。元就卻之。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為賊臣所殺。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為復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焰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从之。二十一年秋。元就攻拔槌山。志和諸城。是歲備後江田隆貫叛。歸尼子氏。元就攻之。至泉橋。尼子國久將數萬騎來救隆貫。元春以部兵二千擊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走之。會霖雨川漲。國久隆貫退入山內。元就亦歸。備中人三村家親來屬。二十二年。以家親為鄉導。攻總田小井女為資。降之。初。我將井上元兼。以豪宗不奉法令。竊言曰。主公欲誅陶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以計族誅之。於是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為賊臣晴賢者所殺。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卽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

近津和城主吉見正賴。世與陶氏讎。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燭擊破之。陶氏骨鯁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送款。晴賢族誅興房。遂撤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眾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為今計者。宜城巖島。誘而蹙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已斐新里二氏。以兵

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為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即為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十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為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真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已

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俟元就渡海赴援。翻城為內應。晴賢乃決意攻嚴島。十月建才塔岡燒民舍布陣。舟艦擲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七口。櫓楫不支。積土豚并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為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于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眾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眾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使穴戶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

陣十一
作陣之

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閉水戰。晴賢元就直招之二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賊四鑿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火立山。晦日，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以為我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舩。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景別率伊豫舩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

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辟舩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大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謀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頃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叱嗟，過走者不能過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舩不復覩。自戕，遂自殺。隆包以殘兵百餘棲嵩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首曰：「弑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元就留嚴島，十一日引兵返小瀨。晴賢首于洞雲寺。元就既誅晴賢，威震關西，周防人相驚曰：

毛利軍至矣。陶長房教義長乞援於大友氏。大友氏弗敢
應。十二月元就進陣岩國。遣隆景徇玖河郡。至上關。杉重
輔為內應。攻殺長房將士相疑。皆送款元就。元就聞尼子
晴久窺備後石見。未肯深入也。乃招降備後豪族山内隆
通。又命元春守石見。而自引軍向山口。陶氏故黨以萬人
拒煤間城。隆元攻之。城帶泥淖。我兵不利。三年二月元就
將萬騎發岩國。令士卒人持簣與席。以傅城下。投簣於淖。
布席其上。踐以登城。鑿殺其兵。山口騷擾。悉甲拒右田岳。
元就與隆元合兵二萬。攻降之。使一將守之。而進吉見。正
賴來會焉。義長怖走勝山。於是元就整諸軍入山口。内藤

按三年
一作二
年二月
一作三
月廿非

隆春等迎降。元就遣六千騎扼長府下關。以絕大友氏援
路。而令福原貞俊攻勝山。殺義長。及晴賢。季子鶴壽。周防
長門士民雲集。山口豐前。筑後諸城。又多迎降者。元就盡
除弊政。免租賦。分邑賞諸將。置戍于下關門。司三尾。鵜峯。
四處。四月凱旋安藝。是時晴久入備後。數攻隆通。不能下。
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十一月陶氏餘黨起攻鵜峯。元就
將萬人往平之。轉攻周防。故將益田藤包于三角城。元春
隆景說曰。藤包勇智不下。正賴而與之。有郤。宜兩存之。使
相銜制。乃招降藤包。元就於是盡取大内氏地。遂圖尼子
氏。而患尼子國久強悍。謀除之。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

而元就亦為其孫女婿。是以託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頗疑之。義勝之死。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返。與經貞御之。於是元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人聚觀。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獲書大驚。召經貞。問曰。聞新宮黨陰通安藝。汝豈知之乎。經貞媒藥之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父子。殲其黨。此兵自是弱矣。永祿元年二月。元就使元春陣出羽。與尼子氏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戰。未決。神邊城主杉原盛重來援。破之。五月。元就攻降長雄。晴久來救。不及。三年二月。攻取松山。八月。誘降常光。定石見。是歲正月。

金下一
有物字

天子行卽位禮。元就獻金助資焉。詔以元就敘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奥守。而隆元代之。十月。入出雲。軍于赤穴。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為先鋒。縱火岩坂。常光負功。汰虐。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服可用。而叛不可制。已叛於尼子。何有於我。不若速除。十一月。襲殺之。降將因是多叛。五年十月。元就由白瀧入城于洗合山。去富田七里。建為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京師公卿文儒。講書於軍中。以示持久之意。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嘗為尼子氏所逐。元就復之。使收其義故。以助攻尼子氏。山名祐豐亦以伯耆來屬。十二月。晴久病卒。其子義久嗣。大

持一作
據

友義鎮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赴援。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守之。隆元留屯岩國。六年二月。義鎮以二萬人攻神田。不能下。會天使二人至自京師。令我與義鎮和。弭兵。隆元乃爲其子輝元約娶義鎮女。又令與義久和。元就疏不可。和者十條辭之。七月。隆元徹守歸觀。過吉田。將士勸入城休息。隆元曰。家君衰老。櫛風沐雨。吾何忍休乎。八月。至舟木。和智隆實要而饗之。病作。卒。年四十一。隆元性仁孝。元就嘗罹疾。所以身代之。其在岩國。大友氏陰招周防長門將士。皆不忍叛焉。元就得計。慮軍氣沮。出令曰。欲弔亡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城。城

隆實或作元實

將松田兵部能拒。乃使銀山礦卒鑿地道。城兵亦鑿而迎之。鬪于穴中。城兵遂塞穴而卻。乃截其汲路。松田盛米于斗。灌注馬足。我軍士視之。以爲水不乏也。九月。義久聞白鹿急。遣弟倫久將萬騎援之。欲動我兵。決戰。半旦。來挑戰。元就不應。日晡。倫久將去。元就乃鼓而進。敵敗走。先是。元就遣香川光景助三村家親。略備中。滅吉田氏。七年三月。入伯耆。并南條行松氏兵。絕富田糧道。會行松死。杉原盛重受命。攝其家事。初。盛重爲杉原忠興家臣。忠興據神邊。拒我兵。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爲之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弓翼槍。與富田兵戰湖上。再克之。又收盜賊爲兵。有佐

田某焉。妙於間諜。故盛重善知敵情。數有功。後徙八橋城。八年二月。隆元子輝元與元春子元長共來洗台。四月。熊谷信直擁元長進擊走龜井安綱。八月。盛重拔江美。九月。家親拔大江。元就乃起石原龍山等十二寨。以環富田。謀竭其糧也。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毋使一人遁。已而度糧盡。則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當是時。義久寵臣大塚某與義久嬖姬相結。以讒諸將通款於我。九年正月。卯山久信被誅。諸將皆懼。出降。獨河副森脇等三百人不降。元就有疾。招降義久。七月。義久遂致城降。寘之安藝長田。元就圍富田。前後七年而降之。擇其守將衆推天

作二十一

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旅而還。元就既并大内。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遂令二將略地於南海西海。當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宇都宮河野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十一年。宇津宮豐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來乞援。二月。元春隆景將兵數萬入伊豫。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曾我部元親將萬人來援。豐綱軍于柳原。乃令穴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誅和智隆實于嚴島。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當是時。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屬元就。大友義鎮數攻之。十一月。元春隆景與元

四月十二日
三十一
誤在下
文六月
入出雲
上今據
陰德太
平記等
書移置
此

長將五萬人赴援。拔三岳。十二年四月。遂圍立華城。義鎮
方攻龍造寺隆信于佐賀。聞之。與隆信和。五月。使其二將
將兵七萬援立華。我軍作塹壘。再戰破之。元就攜輝元往
長門。遙為聲援。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立原之綱等在京
師。聞之。索故尼子誠久子為僧者為主。更名勝久。糾但馬
海賊入隱岐。六月。入出雲。取新山末次。攻富田。大野隆重
有兵三百。佯降。誘其兵二千于城下。擊破之。七月。敵設伏
而誘隆重。隆重謀知。雨射伏中。又破之。元就聞浮田氏應
勝久遣香川光景定美作。令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
城兵于西軍。西軍猶與我相持。九月。故大内義興庶兄輝

之綱或
作久綱

按陰德
太平記
等書輝
弘政弘
子於義
興為義
弟逸史
作義隆
李父為
是西國
太平記
作義興
孫蓋誤

弘寓大友氏。借兵五千。海路入周防。攻鵠峰。元就命班外
師。十月。置戍班師。以吉見正賴為殿。而退。至若松。渡取土
人質。使具船以濟。乃令戍兵致城。而還。遣兵援鵠峰。遂輝
弘殺之。元龜元年正月。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
攻勝久。恐其城守也。宣言兵寡。將納糧富田。而還。山中幸
盛聞之。悉甲五千。出于布辨山。我兵擊大破之。元春攻末
次。夜列炬其面。而自背襲之。勝久幸盛走新山。諸城連陷。
八月。元就患痛輝元。隆景歸省之。二年六月。病篤。輝元請
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
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

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卽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輒誡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元春得計。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景在焉。吾當勦敵。以慰靈魂。是時幸盛在末石。元春乃稱攻大山僧徒。而急還攻末石。幸盛出降。僞疾自廁中逃。八月。元春攻新山。走勝久。勝久匿京師。幸盛爲盜。但馬因幡間。遂與勝久偕歸於織田信長。初

信長起尾張略。取近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割據其東。皆通使於元就。欲夾攻信長。謙信特勸將軍義輝。召致元就。元就罹疾不答。三年二月。元春隆景遣使答之。天正元年。信長攻將軍義昭。輝元與二叔議。遣安國寺僧惠瓊爲和解之。義昭免走。紀伊二年正月。尼子勝久借織田氏兵入因幡。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國。爲武田氏所奪。豐國欲復之。因黨勝久。其部將大坪一之諫之不聽。一之乃來奔。八月。元春隆景大舉入伯耆。降豐國。逐勝久。義昭之奔。紀伊。遂西依淳田直家。直家弗禮。乃來備後。自託於輝元。輝元謀於二叔。遂與織田氏絕。計納義昭於京師。先是。三村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家親為盜所殺。蓋直家所使也。直家為浦上氏將。終篡其備前美作。浦上宗景與家親子元親。皆請我兵討直家。直家懼。亦因僧惠瓊請滅二氏。約以備中賂我。元親族親成告元親。通織田氏。與戶隆家勸隆景討之。三年夏。圍元親于松山。滅之。元親宗家穗田氏。前為直家所滅。於是使元就第五子元清為穗田氏。後居中山城。以鎮備中。信長方攻一向僧徒于大坂。大坂來乞援。元春隆景遣兵援之。又餽糧船六百。以兵艦三百護送之。七月。至水津川。能島來島氏與織田氏水軍戰。破之。奪其二大艦。納糧而還。先是讚岐香川氏淡路菅氏皆來屬我。五年。香川氏與國人戰。

來乞援。七月。遣穗田元清浦宗勝赴之。破土佐援師。宗勝還。掠播磨海濱。與國人黑田孝高戰而還。孝高導織田氏將羽柴秀吉。攻別所氏于三木。尼子勝久為先鋒。出山陽道。取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隆景。欲復之。當是時。丹波但馬豪傑使使請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春種。先往訶之。會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答曰。卿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必須我。我收管內。亦可得三萬。留其五千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上愛宕山。以瞰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上月陷。則荒木村重別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卿輔輝元直入大坂。與我

十萬下
一有人
字

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曰。是危道也。村重意未可必。而兄弟相離。夾之而東。恐變起其間。先戮力陷上月。然後分道東上。為未晚也。因教輝元召元春。元春從之。六年二月。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直家稱疾出其兵一萬五千會師。四月秀吉與村重合兵四萬來援。陣高倉山。我軍作塹柵自守。杉原氏間夜入秀吉陣。獲首級者數。東軍懼。五月信長欲自來援。先遣長子信忠及諸將援秀吉。兵凡十萬。元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眾令一不可敵。今秀吉村重等爭功不和。天雨月黑。宜夜襲之也。元春使之謀。隆景隆景曰。舉信長全兵。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

二三萬
舊誤作
十三萬
今據他
書訂之

雜賀減六七萬焉。而見在此者十萬。即自來二三萬而已。我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自南路襲。浮田氏心難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壁毋戰。彼兵眾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鬪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萬騎出援。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東兵不能入。逡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二十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浮田氏不敢援。西兵西兵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還。秀吉知我不可力爭。請信長棄城而去。城陷。勝又自殺。山

白上一
有因字

中幸盛復降殺之甲部川上。直家已潛通信長。於是稱疾愈來見。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兒請即席誅之。杉原盛重又請之。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啟釁。縱得誅之。其國人皆立嗣以抗我。無為也。乃止。已而直家因惠瓊請二帥乘勢徇播磨。將軍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澤山。直家享二帥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順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不敢辭也。旦日分路西歸。直家不敢追。十月荒木村重叛信長。據兵庫華隈諸城。與別所長治皆乞援於我。我方患

浮田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餽糧助之。築丹生淡河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七年二月秀吉遣弟秀長夜襲取丹生淡河。定範穿塹布渠。答以待秀長至。搜不得進。定範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蹂。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其從子說曰。秀吉必忿而來。窮而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而去。是歲二帥輔輝元東伐。取美作五城。直家不敢出。四月南條元續叛通東軍。其族山田直重諫之。元續弗聽。欲殺之。直重來奔。八月直家攻升形祝山二城。不能下。元春將兵赴援。聞其去。轉攻元續種石城。杉原盛重為先鋒。與

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瀨川陣分兵為三渡川大戰斬信正
元春乃環種石砦之元續出戰輒敗十一月元春隆景復
輔輝元東伐拔備中忍山十二月我餽饑三木者襲殺敵
壘將谷衛好長治出兵應之大敗淡河定範死之八年春
三木陷長治自殺直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以二弟忠家
基家守焉二月隆景遣元清攻之殺基家四月秀吉侵但
馬因幡陷鹿野城取山名氏質元春赴援不及七月荒木
村重來奔是月秀吉圍山名豐國鳥取城縛質城外以槍
擬之以誘降之城兵曰我數叛毛利人而不被誅今可復
叛乎秀吉怒殺質次至豐國女豐國遂降秀吉削其邑而

去城兵皆叛豐國豐國奔播磨城兵請我一將遣吉川經
家守之又城于丸山九年七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丸
山絕其糧道吉岡質休在吉岡城夜襲敵營又迎擊敵兵
走之奪秀吉馬標獻之輝元秀吉遣使招降丸山城將
斬其使者投屍城外秀吉大怒攻之益急輝元欲援之而
國兵四成疆上在者甚寡隆景至富田召募數日木進元
春曰鳥取吾管內也吾不可以待九月以六千人馳至伯
耆則城已陷矣秀吉欲誅國人免經家經家弗聽與丸山
鳥取將領皆自殺以免其兵元春得報切齒曰吾猶往為
經家一戰將發又有報曰秀吉入伯耆矣乃留陣于馬山

十月秀吉至。稱八萬騎。陣種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湖山。後迫大川。纜通一橋。人人無不震怖。元春命絕橋。毀舟楫。自絕走路。三澤爲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衆新勝。不若避其銳。而再舉。請入說之。乃與偕謁元春。元春方釋甲而坐。曰。天大雪。諸君且留飲。因圍爐命酒。醉而鼾睡。二人不敢說。元長廣家以父命巡視諸陣。穿塹植柵。曰。敵明日必來。比曉。敵數千騎。納糧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斃其一將。敵繼出者萬餘。元長廣家以二千人馳之。秀吉急收其兵。南條元續請曰。盍一戰擒之。秀吉哂弗答。明日引兵而去。元長請尾擊之。元春弗許。十年正月。元春欲復。因幡二月。

將兵攻大崎。時杉原盛重既死。其子元盛先登。元春遂復二城。攻鳥取。四月。秀吉將兵八萬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守將清水高治募城內深戶。收板數百枚。造舟出戰。隆景聞急。乞援於元春。元春卽欲發。山陰將士皆曰。上月之役。佐公牽我師。自援馬山之役。留富田不來。今鳥取幾復。何棄此赴彼爲。元春曰。隆景不來馬山。必有以也。吾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獨身赴之。與隆景共死。將士皆謝。願從。乃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城。而南會隆景。合兵四萬。軍于廬山。輝元陣其西三里。相持未戰。五月。日幡城叛。隆景遣兵攻之。走東將木村年人。秀吉不

敢出援。加茂城亦叛。納東兵。元長廣家以萬人赴之。秀吉復收兵。我兵數獲利。而高松旦夕將沒。元春聞信。長將自來也。欲一戰。隆景曰。阿兄何自輕。乃放一隊將之。爲乎。元春曰。家君以一夜克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蓋小敵宜緩困之。而大敵宜急挫之也。我以北兵夜襲其北。而卿應其南。必克之。浮田氏觀望不戰走耳。隆景曰。然。會軍中。流言三澤爲虎通款。秀吉六月三日。二帥與元長密會。相山絕頂。議曰。諸將意皆不可測。爲今之計。宜柵于牙營。迎敵決戰。既罷。元長徑詣爲虎。迫其膝坐。曰。聞卿與秀吉通款。信乎。信則斫吾頭以送秀吉。爲虎惶駭曰。是出讒口耳。乃獻

誓書。衆情稍定。終期再明。襲秀吉。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爲講和議。秀吉曰。苟使高治自殺。則我可以籍手而去。惠瓊以告二帥。二帥弗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高治。高治曰。我一死。可以兩國何敢不死。乃與元月清軍監木近乘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惠瓊還報。二帥爲之發哀。遂爲盟約。割地講和。南界甲部川。北界馬山。送輝元。季父元綱爲質。秀吉送森高政答之。即日。東軍解去。元長在山頂視之。曰。彼無故講和。必有內變。既而有告曰。信長爲明智光秀所弑。元長曰。果然。吾不與盟。請追擊之。秀吉可生擒也。浮田直家亦請爲援。二帥曰。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終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弗許。後秀吉遺我將士歛書數通。有三澤氏臣雲波書。爲虎乃誅之。輝元旣與秀吉和。猶領八州。歲入百二十萬石。七月。隱岐經清弒其叔父清家。初清家代兄領隱岐。養兄子經清。出己子甚五。質于吉田。經清欲通款信長。清家弗聽。及信長死。經清誘殺之以滅口。因啟清家通敵。臣誅之。元春不信。甚五訴冤。請自復仇。許之。隱岐士民爲內應。終誅殺經清。八月。山田重直誘殺南條氏精兵數百。九月。伯耆人相驚曰。秀吉戰死。上國重直且來襲矣。元續怖走入京師。其子小鴨元清亦走。秀吉笑曰。元春設蜚語。不戰而走之耳。元春之智。元續之怯。皆無雙者也。因請元春復之。

秀吉誅明智光秀。遂代織田氏。居大坂。元春羞屈下之也。居常怏怏不樂。讓家元長而老。十一年九月。隆景遣弟秀包及廣家赴大坂。尋去歲之盟。秀吉悅。秀包有姿容。留之。先是。杉原景盛殺兄元盛。誣以叛事。覺。七月。隆景遣三弟元秋。元政。元康。攻殺景盛。以其弟次郎承杉原氏。後十三年四月。秀吉伐南海。令隆景元長入伊豫。元長稱疾歸。廣家代之。七月。定伊豫。秀吉徙河野通信于三原。令隆景代領其國。賜僧惠瓊來島某各萬石。十月。隆景元長如大坂。秀吉令諸將郊迎。曰。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因饗之。時秀吉將伐島津氏。囑元長。請元春爲先鋒。約封之。筑

前元春羞為秀吉所驅使弗肯是歲秀吉奏請以輝元敘從四位下任侍從遣黑田孝高促元春元春不起輝元曰公為我一出元春不得已乃與隆景俱發攻拔小倉城將移陣松山疽發背不得行隆景與孝高攻拔間津下障子岳進攻賀春岳元春燹將發黑田氏饗之供鮭瘡復劇乃遺囑二子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元長使廣家奉喪歸安藝而自從隆景降賀春守將高橋種元十五年三月豐臣秀長至合我兵入日向抵耳川進圍高城島津家久夜襲其營秀長畏其兵慄悍不敢出元長欲逆戰弗許秀吉至龍造寺氏以下皆降五月島津氏請和秀吉從

繼信或作經言

隆景于筑前治名島賜秀包筑後三郡治來印元長道病六月遂卒元長偏強類父為秀吉所畏意常有退去之志見於歌詠遺命立廣家黑田孝高素悅廣家色美與之親善為言秀吉立之襲食隱岐廣家初名繼信於是改今名是歲冬肥後豐前盜起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士民稔聞隆景賢譽人人相慶隆景務濶其禁網漸修治教做下野足利學校建齋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十六年輝元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包皆為四位侍從九月秀吉養淳田秀家女妻廣家初廣家父兄皆死於西海之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其死不果當以西

日本外紀 卷之十一 三十四

海一州恤其孤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說秀吉曰。輝元所領已跨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惡。以爲可使相禁也。而亦婚於吉川。吉川今又受封矣。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歸毛利氏。爲今之計。莫若就輝元封內。割予一二州。是名賜封。而實分其勢也。秀吉然之。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耆數郡加賜廣家。治富田。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洲。廣家守岡崎。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圍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反間。使其君臣相疑。索其妻。娶而招降之。秀吉曰。吾師之也。遂以其計平北條氏。先是輝元患吉田隘。

狹城下已斐。十九年。成徒焉。更名廣島。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爲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疏。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爲。正則有愧色。當此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爲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若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秀家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開城。獨不肯還。曰。

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
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
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
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
里而陣。數日。倭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
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為六隊。迎戰。前軍二隊
不利。卻。隆景揮槍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三將
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墮馬。隆景將井上某縱
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墮以身免。逐北至
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僅百餘人。如松入開城。視

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
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
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
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義
子秀元濟海。與諸將俱攻晉州。拔之。秀元。元清子也。其幼。
元春隆景目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
甥秀秋為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已
且不屑受其封。欲返致之。及聞是言。竊度曰。不可使他人
汨我宗家。且秀秋妄庸人。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已
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卒對曰。

既養總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爲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秀吉始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坂，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爲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慶長二年，輝元隆景並爲從三位中納言，與秀家皆修淀河堤。秀元襲輝元官爵，爲秀吉女婿。是年復伐朝鮮，以秀秋、秀元統諸將。六月，隆景病卒。年六十二。隆景爲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已慎密，讒間不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于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況

往視一作注視

增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自戰而取，不忍棄之。秀吉乃止。及退老，以誦吟自適。以至於沒。十二月，明兵圍我將加藤清正于蔚山。二年正月，秀秋、秀元赴援。廣家謂其騎曰：明兵衆而不整，汝往視其後軍，今將走也。旣而果走。廣家以十餘騎先追之。明騎將兵惟忠，茅國器返戰。廣家縱橫奮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見之曰：彼以蒲穗爲首幟者，誰？左右對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幟之不較著也。當贈吾號，乃手取其背幟，馬蘭贈之。廣家驍名益著。秀吉欲大賞之。僧惠瓊素惡於吉川氏，乃與石田三成俱廢沮其議。八月，秀吉薨。子秀賴嗣。毛利氏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

並稱五大老共輔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五年二月。輝元
饗德川公于其第。修好交盟。四月。德川公伐上杉氏。輝元
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使惠瓊言。輝元曰。德川氏將
不利嗣君。嗣君憂焉。將倚公之力以討之。輝元乃將兵四
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
輝元曰。秀賴幼駿。何辨臧否。大人慎勿惑其言。且君與德
川盟。未幾背之。可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賴以東
伐。兒請爲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屬我。我勝必矣。
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瀨田。徇伊勢。攻拔
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惠瓊與長曾我

部盛親長束止家陣山下。兵凡三萬。秀秋會西軍。首送款
於德川氏。約爲內應。廣家亦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
款。秀元曰。吾家受託於幼弱人。棄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
家君之命。安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諸侯。且叛歸
東軍。況於我家乎。宜速決去。就是利納言也。秀元未決。廣
家密因黑田長政納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爲質。長政使之
率衆來屬。擊西軍以爲信。秀元曰。我山下軍。非從我降者。
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輝元在大坂。聞京極高次
以大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
說曰。諸將爲嗣君舉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

一
無諸
字

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雌雄耳。嗣若何關焉。於是攻
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諸將將遂會美濃。當是時。西軍
侯輝元。東軍侯德川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輝元
未至。三成等遂聚議于大垣。推浮田秀家爲將。以秀元爲
先鋒。正家惠瓊往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統
師。不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
前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
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猶
疑我意。分兵當南宮。而進陣挑（各）野。惠瓊來見秀元。勗之。
秀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太閤義子。不可斯須忘

秀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必如幼。惠瓊去。秀元
使人謂廣家曰。東軍諸將。其實皆在大坂。棄而不顧。吾亦
欲棄福原。帶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而兩軍大戰。石
田氏陣烽起。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廣家與穴戶元繼
爲先鋒。其兵皆免胄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餐。故失戰
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餐。是時。秀秋在
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
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爲此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曾有
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山下軍不戰而潰。廣家因長政
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速謁。顧輝元在大坂。不敢先也。乃下

山西歸。長政與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為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有督力。佯醉。拗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坂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敗聞。返至大坂。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茂。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坂。以疾歸安藝。尋卒。輝元避城。居于木津川別第。削髮稱宗瑞。請降德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不可遽加讓削。而廣島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焉。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曰。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州。惠

一無川字

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去匿鞍馬。聞吉川氏來索。又出匿本願寺。院近江僧樂鎮。素與之惡。以告東將奧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由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返鬪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十月朔。與石田小西長東等皆梟首京師。輝元徙長門。治于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役。送其子秀就為質。輝元既養秀元。而生秀就。及就隆。德川氏欲分長門于秀元。秀元辭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繼之。十三年。又以其孫女妻秀就。秀就時為四位侍從。十九年冬。德川公攻大坂。留二婿于江戶。秀元因水野忠元

請曰。既辱姻婚。猶何見疑。願為先鋒効力。許之。兵解歸國。
元和元年。夏。兵再起。秀元先西道諸將至大坂。斬首三百
級。有賞。秀就取海道。阻風後至。無討。寬永元年。秀元在江
戶。輝元使使告之曰。我以二國新封。養十州舊臣。上下共
困。不得給公役。念受封無益。欲返致二國。汝善計之。使我
家不至滅亡。秀元大驚。因土井利勝白之台德公。公令秀
元計之。秀元檢二國田。得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大喜。二
年。輝元卒。次年。秀就為左近衛少將。八年。秀元還政於秀
就。大猷公曰。秀元成童為外征元帥。門望皆隆。真我老友
也。數延與語。子孫仍居長府。食五萬石。就隆居周防德山。

按五家
一作六
家皆誤
當作四
家

亦食五萬石。秀元次子元知居長門清末。食萬石。豐臣
氏質森高政。以森與毛利國音相近。遂冒毛利氏。居豐後
佐伯。食六萬石。關原之役。在大坂。削四萬石。此五家。與宗
家皆存至今。宗家世任侍從。遷少將。而從四位下。大膳大
夫。為其常銜。襲廣元。元就故事也。吉川氏以存宗家之功。
世食岩國六萬石。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
馬。羞食其祿。去匿京師。無何。秀秋卒。無嗣。國除。小早川氏
遂不祀。元春臨終遺書戒輝元曰。往日吾兄弟並為先鋒。
推子為元帥。今天下已有主矣。子慎勿自視如往日。隆景
之將沒也。亦戒之曰。天下將亂。子第退守。勿進取。使我家

有雄資如先君者則可。否而爭權於天下。是自速禍也。趙
元忘二叔言。毛利氏以故削黜云。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
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鏖賊也。夫室町之時。
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什世起。
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也。唯元就之於陶賊。
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
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
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
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

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從。義旗所指。無堅
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
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人凡英雄成事。皆以
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
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
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
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
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
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
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儀。則

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龍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耀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爲不可及焉。耀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日本外史卷十二終

日本外史卷十三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外史氏曰。封建之成勢於我邦也。其來遠矣。在昔王家郡縣七道。治以守介。田以口分。四徵和調。而朝之職位。皆有田。有食封。有功田。其食封多者。不過三千戶。功田四等。世襲之者。止於大功。當此時。未有封建之勢也。自相聞世權所在。封戶日多。不輸之地。不課之民。半於天下。後三條帝欲矯其弊。而不能遂。自是以後。各國莊園。居其十八。守介所治。厘一焉。其則國司終不赴任。而權延其地方豪族。武

疑當作十九

人以自代。謂之目代。而至源氏起。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分領糧粟。以備盜賊。則嚮所謂目代之類者。其時六十州。而封建之勢始矣。北條氏因其遺制。守護之任。猶得考課。易置。如古之國司。然往往因襲傳之子孫。漸成封建之勢。而至建武中興之時。朝廷欲以特恩收武臣之心。以新田足利諸族。充諸國守護。概以一姓連二州。雖名為守護。其實封建之也。及足利氏叛。奪其成績。而與之其子弟功臣。仍稱守護。而世襲之。土地兵馬儼然諸侯。而封建之勢成矣。足利氏初務以大封昭將士。得以擡朝廷之權。既得大勢。而勢不可削。及其政既衰。其權臣搆難。京師而所

謂諸侯羣起。為之黨援。又互相吞滅。益成強大。而最後織田氏以其陪臣崛起而并之。部下皆一時英豪。攻擊四出。取城略地者。因而賞之。其志在於盡鋤天下故國。而以其功臣代之。未成而踣。而豐臣氏以其將校踵起。見織田氏所志甚難而不成也。是以舊國之降附者。存而撫之。大者或蟠踞八九州。而不加殺削。是以得速致於混一。而沒而未幾。海內分崩。由此觀之。封建之勢。始於源氏。而成於足利氏。足利氏未享其利。而不勝其弊。織田豐臣承其弊。而不知裁之之術。蓋皆有待於我德川氏也。夫有外諸侯。有內功臣。內功臣之封。不能抗外諸侯。然後足以親戴衛護。

其內而折衝禦侮其外。否則功臣亦與諸侯等耳。無戴我之心。而有爭我之意。是織田氏所以被禍也。雖能存外諸侯。而不知斷長補短。使勢力略敵。又不知大封宗族。據其扼塞。天牙相制。以鎮壓其邪心。是豐臣氏所以絕嗣也。織田氏唯難於取之。故重於分之。豐臣氏唯易於取之。故輕於分之。輕之與重之。其情雖異。其不能收天下英雄之心一耳。故曰。二氏承封建之弊。而不知裁之之術也。至我德川氏。鑑二氏之失。而秉其衷。矯之以漸。權其內外輕重之際。以維持於萬世。封建之勢。於是一定而不可復撼焉。唐柳宗元論封建曰。勢也。余曰。封建。勢也。制勢。人也。彼生郡

縣之世。而揣利弊於千載之上。使其目我邦之今日。以為何如哉。蓋德川氏之致太平。雖由參遠勲舊之力。而新附將帥之功與焉。今之外藩列國。成邦於足利氏以前者。如島津佐竹伊達上杉毛利鍋島是已。其餘皆由二氏興家者。雖慶長庚子以後。定賜封土。與之更始。而猶彼漢侯王之於陳項。唐將相之於周隋。不源其前代。其建置本末。不可得而詳也。余故先敘二氏。而論其勢之所從來如此。織田氏出於平重盛。重盛次子曰資盛。元曆中。平氏與源氏戰于西海。大敗。舉族死亡。資盛有孤兒。其母懷之。匿于近江津田鄉。鄉長悅其母色。納之。兒從育其家。會越前織

田莊祝人數入京師。每過鄉長宿焉。嘗謂之曰。吾老無子。願得公一子養之。鄉長乃與以平氏孤兒。兒終冒織田氏名。親真稱權大夫。子系世為祝人。及足利氏定天下。越前尾張為斯波氏管國。斯波義重嘗出遊。見織田祝人之子。美之載歸。以為近臣。義重有大吏六人。其一人有罪放流。乃以織田氏代之。於是織田氏終為斯波氏重臣。徙於尾張。自親真而後十五世。曰敏定。敏定之時。斯波義敏與族義廉爭立。敏定居間講和。請義敏養義廉子義良。而自輔之。居清洲城。尾張凡八郡。分為上下。各四郡。敏定領下四郡。使族信安居岩倉城。領上四郡。敏定生敏信。敏信生常

祐。相繼居清洲。敏定庶子信定。稱彈正忠信。定子曰信秀。稱備後守。信秀以支庶降居勝幡城。與族二人並為宗家。更分治四郡。信秀嗜武。喜士多歸之。時齋藤氏在美濃。今川氏在駿河。與織田氏相攻擊。信秀徙居古渡城。天文十一年八月。今川義元將兵來攻。軍于小豆坂。信秀逆戰。眾寡不較。日暮將退。敵兵尾擊甚急。信秀弟信光與死士六人返戰。卻之。十六年九月。信秀從常祐攻齋藤秀龍于稻葉山。縱火城下。將還。秀龍出戰。我兵大敗。常祐以下八人皆死之。十一月。秀龍遂攻大垣城。信秀即赴援。擊走秀龍。秀龍者。山城西岡人。善歌謠。東游美濃。仕土岐賴藝。

將長井某。遂殺長井。直仕賴藝。終爲其重臣。稱山城守。削髮更名道三。遂逐賴藝。十七年。賴藝來奔。信秀善遇之。因招美濃將士。將士多應者。八月。信秀往討秀龍。縱火多藝。口秀龍請和。信秀以比年兵興。上下疲弊。遂許之。秀龍乃復賴藝。以女妻信秀子信長。是歲。信秀徙末盛城。二十年。三月。信秀患疫卒。信秀有十二男四女。庶長子信廣。其次爲信長。信長幼字古法師。信秀自居古渡。別城那古野。置古法師焉。令林通勝平手政秀等傳之。甫十三。加首服于古渡。命名信長。字三郎。明年。信長始將兵入參河。攻今川氏屬城古良。大濱。縱火而還。信長幼跌蕩。喜武事。被服奇。

偉。喜帶大刀。其出行街市。或憑人肩。餽餅菓。傍若無人。常調馬。習弓銃。學泅。聚近士。令以竹槍鬪。曰。槍利於長。乃造二丈槍。及嗣立。稱上總介。次弟信行。稱助十郎。嘗爲信秀設法會。信長與信行偕往。拜位前。觀者甚衆。信長先進。攫香投鑪內。一拜而出。信行整容。拈香拜伏。久之。觀者竊譽信行。有西海僧。在衆中。相信長曰。此子乃英雄也。然信長放縱日甚。平手政秀驟諫之。政秀之子有名馬。信長請之。辭弗肯獻。信長怒。遂惡政秀。不聽其言。政秀憂懣曰。吾受保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視息於人間哉。二十二年。正月。政秀遂自殺。信長驚惋。自咎。屏居不出。爲建佛院。名。

曰政秀寺。忌日必詣。輒自矢曰。吾徒悔無益。當改過。獨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耳。於是益講武事。警備隣國。齋藤秀龍以其婦翁欲一見。四月會于富田。止德寺。秀龍豫使將士盛服列坐。欲延信長過其前。以試其動止也。至期。秀龍微行。潛道傍民舍。以覘信長過。信長爲茶筌。髻著濶袖。穿虎皮袴。佩繩。絛。及大瓢。健上八百人。弓銃朱幹槍各五百。從其前後。秀龍以爲信長麤野。命其行人以草具供之。信長至寺。入屏風中。結髮更衣而出。儀容閑雅。雖從者皆驚。秀龍使其二宰春日堀田出迎。信長不與言。過群土前。上堂倚柱而坐。頃焉。秀龍出。信長如不見者。堀田進

40
シヨウ

曰。是山城守也。信長乃顧秀龍曰。適在道傍民舍中所見者。何酷類公也。乃接見之。於是秀龍復命具酒饌如儀。既畢。自送信長者數里。既別。目送久之曰。吁乎。美濃一國。吾終不得不爲之贊幣也。信長時年二十。先是常祐死于戰。其遺臣織田三位坂井大膳。河尻左馬等擁常祐子彥五郎。與信秀信長構兵。斯波義統者。義良孫也。居清洲城中。竊右信長彥五郎等覺之。不自安。二十三年七月。坂井河尻等襲義統。弑之。毛利秀孝以義統孤兒脫走。來那古野。信長奉之于天王坊。謂將士曰。清洲我宗家也。而弑我累世之主。不可不誅。乃遣柴田勝家等七將攻清洲。與三

位左馬戰于城外。斬之。大膳使人乞援於守山城主織田信光。信光陰謀之。信長使佯許之。弘治元年四月。大膳延信光於城內。自與兄大炊來見。信光率兵而往。及見。大炊立拔刀斬之。大膳出奔。信長馳至。圍彦五郎。數其弒逆。誅之。終取清洲。徙居焉。令信光居那古野。食河東郡。已而信光家內變。爲其下所害。信長以林通勝爲那古野留守。通勝患信長慄悍。與弟光春柴田勝家謀弒之。而立信行。信長覺之。二年五月。信長獨與四弟信時。卒往那古野。誦之光春耳語。通勝曰。是天幸也。宜速行大事。通勝不忍。信長還。若于名塚。令佐久間大學守之。八月。勝家光春各

將千騎。急攻名塚。名塚告急於清洲。信長卽率見兵七百。赴援。使織田酒造元等當勝家。而自與光春戰。我兵不利。隊將森可成謂信長曰。今日之戰。我軍克矣。信長問何以知之。曰。光春有驕色。信長欲馳。可成曰。少俟之。已而光春愈乘勝。縱其麾下兵。可成曰。可以馳矣。信長乃馳。擊破之。手揮槍鎖。殺光春。遂轉赴勝家軍。大呼曰。我已獲光春矣。勿使勝家逸。勝家大怖。終走歸木盛城。信長母六角氏愛信行。與之俱居木盛。於是六角氏令信行作書。書勝家通勝皆被僧服。來謝其罪。信長謂通勝曰。是吾之罪。已吾前背德。特諫使平手自殺。汝自今代平手匡我。乃遠守那古

野如故。信行仍不悛。城龍泉寺。欲與岩倉兵合。略取東郡。令其將都築藏人招聚兵士。勝家數諫。信行疏斥之。永祿元年正月。信行饗諸將士。不及勝家。勝家怒。夜來清洲。告信行。反。信長乃稱疾。使村井貞勝告六角氏。欲讓家於信行。六角氏悅。告信行。信行即至。將入信長臥內。信長豫伏力士三人斬之。不成。信行走出。池田信輝要擊于廊下。斃之。二年四月。齋藤秀龍欲廢長子義龍。立少子某。義龍誘殺少子。與秀龍鬪。遂弑之。信長將兵援秀龍。不及。還。義龍躡之。信長自殿而退。會岩倉城主遙援義龍。以兵三千軍丹原野。時我見兵僅八十三騎。乃驅清洲中人伐竹為槍。

列于軍後。敵以為人兵來也。乃退去。七月。信長與犬山城主織田信清合兵。進攻岩倉。岩倉兵出戰于余野。信長令弓銃手橫擊。未之及。軍城上而還。信長南行。信清北行。城兵視信清兵寡也。出尾之。信長還援。夾擊大破之。遂圍城。三月拔之。於是信長盡取尾張。獨智多一郡屬。今川氏先是鳴海城將山口某。附今川氏。又取大高。沓懸二城。更城于村木。信長攻下村木。又攻箕寺城。城將戶部某驍勇不可下。信長收兵而歸。以戶部善書。令侍史學之。期年而得。乃贗作戶部通織田氏書。令森可成偽為賈人。齎赴駿河。上之。義元。義元怒。召戶部殺之。又殺山口父子。義元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既定駿河遠江參河將大舉攻尾張信長修諸城壘令佐
久間大學守鷲津飯尾定宗守丸根與大高等討兵數戰
不決三年五月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來攻十八日
大學定宗馳使清洲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懸今夜將運糧
大高而且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救如何林
通勝等說曰敵眾垂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
據本城待之信長曰不可吾視天下英雄恃其地利以失
事機自取滅亡者不爲少矣先君有言隣國之來犯苟有
遲疑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吾不敢甘先君之教明
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努力諸將莫敢諫者信

長因命酒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
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即披甲
上馬單騎舉鞭而出騎能屬者十餘人以及熱田利得十
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籠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
我也乃取山路行收諸城兵兵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
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馬而進林通勝某州勝家池田
信輝毛利秀高扣馬諫曰彼人眾新勝以寡以死之以覆
沒矣信長厲聲曰汝輩且聞吾言忍其妄意進犯敵也敵
納糧大高終夜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
不復設備吾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

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
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偏山而馳。至於桶峽。視我
元營。信長欲下馬接戰。森河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
信長曰。善。乃馬上揮槍。先衆馳。大會大雷霧雨昏黑。我兵
鼓譟。初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
入幕中。薄義元。義元拔刀擊其膝。毛利秀高鐵義元斬其
首而出。駿河軍遂大潰。信長追擊斬其精騎二千餘級。乃
賽熱田而還。少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于馬前。凱旋
清洲。大高杏懸諸城皆解。信長以此名聞天下。當此時。
足利氏大衰。好氏松永氏專京畿之政。而吉道將七各

左
作

據其國。迭相爭奪。信長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初尾張人
道家某與京師人立入宗繼者相識。宗繼爲方京亮。自父
祖居京師。多田業供御。是絕。取給焉。嘗說中納言藤原
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闈傾敝。供御之也。盡爲武人所
占。以臣視之。其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
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二十。割據東國之咽喉。能以
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絕世之才。君盍奏請。論旨囑信長。以
撥亂反正之事。惟房畏憚。内外不敢決。宗繼再入說之曰。
事如漏泄。臣獨任其責。帝探關鏡室。決計。九年十月。惟房
宣言。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祠。乃使宗繼及磯貝久

次齋密。赴尾張。因錫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
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
繼宣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吾聞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
其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賜。吾何以堪之。當籍天威
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食。以享二使。召森
河成。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瀧川一益。管公長賴。
堀秀政。諭以勅旨。於是日夜議西上之策。刈谷城主水野
信元說曰。參河德川氏。舊屬今川。公宜結納之。委之東事。
而西面以圖天下。信長從之。甲斐國上武田信玄國富兵
強。信長厚贈遺之。約為婚姻。以順適其意。而西圖齋藤氏。

齋藤秀龍之未死也。有一驍將。信長計除之。乃乘夜外出
者數。夫人齋藤氏疑其有所私。頗有妒色。信長曰。吾非有
他心。乃欲成秘計耳。夫人問其計。曰。不可與女言也。固問。
信長乃詐之曰。美濃二將陰通款於我。圖舅氏。曰。事成則
舉燧。吾每夜出望之。未舉也。夫人憂恐。密為書告之。秀龍
秀龍驚。即誅其二將。齋藤氏兵力遂自是削弱矣。義龍既
弒。秀龍傳子龍興。龍興暗弒其將士多歸心於信長。四年
五月。信長將兵千五百出西美濃。洲股城將長井某。日根
野某。以六千騎迎之。觀我兵寡。徑潰而來。信長分兵為三
隊。以一隊自衛。一隊蹙其前一隊。橫擊之。斬二將。於是城

于九條洲股。令織田勘解由守九條。木下秀吉守洲股。五年五月。齋藤龍興在井口城。謂其將士曰。洲股河漲。信長未能來。吾欲以此時攻九條。乃率其將稻葉牧村等攻九條。九條告急。信長即起。援至河側。不可渡。信長曰。吾寧溺死。豈可坐視不救乎。乃鞭馬亂流而渡。全兵從之。時既夜。九條城將爲先鋒。擊走牧村。與稻葉鬪而死。池田信輝。佐佐成政。識稻葉聲。交刺于暗中。斃之。讓其首不取。柴田勝家取之。獻曰。信輝成政讓首不取。臣謹獻焉。信長褒賞三士。凱而歸。終徙居小牧城。以迫美濃。遣羽長秀攻下二城。龍興將稻葉通朝氏家經國。伊賀範俊。諫龍興失

政弗聽。七年八月。三將送款於信長。信長許之。乃聲言攻參河。以聚兵。兵既聚。乃率而西行。上臨龍山。以瞰井口。縱火疾攻。城兵惶駭而降。乃逐龍興。三將來謁曰。若來何速也。信長既定尾張美濃。徙居于井口。更名岐阜。會有獻在鷹者。信長御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未暇遊獵。吾定天下然後受。爲木晚也。十年十一月。天子復使立入宗繼。齋詔求詔信長曰。朕顧四方。莫如卿武。襄降密勅。囑以征討。卿存心正。空不憚跋涉。聞已平美濃。奮庸宣威。朕深嘉之。宜益施果毅。以副朕望。因錫戰袍一領。信長召村井貞勝。讀詔。領旨感激。受其袍曰。臣督師詰闕之日。當服以拜賜。臣先

是。三好氏弒將軍足利義輝。義輝弟義昭走依六角義賢。欲借其力靖難。三好康長。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專京師政。陰合義賢圖義昭。義昭懼。走依武田。義統。義統辭。又依朝倉義景。義景諾而不果。又喪其愛子。志氣頓沮。義昭流寓於外。三歲。聞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卜人太華策之。遇臨之節。曰。知臨。人君之官。吉。是之謂柔。任於剛。任於剛。則不勞而治也。義昭決意。十一年七月。遂使使來諭。信長信長方計西上。即諾之。遣將吏迎之。館于立正寺。義昭見信長。託以興復。信長答曰。是在信長度內耳。幕下臨此。當築館以奉之。然信長為幕下。定京師。不出兩月矣。

莫以館為也。八月五日大會將士。于岐阜。謂之曰。吾將有事於京畿。汝眾各修兵備。以俟我令。乃盡散遣之。自率數騎至澤山。使使六角義賢說以順逆。義賢及子義弼業已與三好三黨。聞信長助義昭。則益啗義賢。義弼以利曰。竭力以拒信長。曠日彌久。我以大軍為後援也。信長在澤山十日。使者三反。義賢竟弗聽。信長乃歸美濃。索近江地圖。與諸將計畫之。下令管內曰。以九月五日會于岐阜。會者凡三萬人。七日信長將諸軍而西。義賢義弼居觀音寺城。修築作和田山等十八城。以和田山當美濃之衝。最固。其壘壁守以精兵。欲待我軍攻之。而首尾相救。信長

援救

作

謀知其計。乃使美濃三將備和田山。而宣言向觀音寺。因引兵襲箕作。城兵出戰。木下秀吉丹羽長秀等為先鋒。故緩攻之。漸至城下。則奮擊突入。卒拔之。和田山城望風解。去。義賢義弼夜棄城遁。信長三日下十八城。自入觀音寺。為政國中。招聚逃亡。使人迎義昭。相見于守山。明日濟湖陣于園城寺。湖山之間。無非兵者。三好三黨驚懼。棄京師去。於是信長整諸軍入京師。天子使藤原惟房迎勞之。栗田口。信長稽首。謂惟房曰。臣屢辱過寵。不勝悚懼。幸為臣謝。立入宗繼。又從惟房至。信長指所服戰袍。謂之曰。是嚮所賜也。於是使義昭居清水寺。而自陣東福寺。自出美濃。

三日
作二日

至此蓋十有二日矣。京師士民聞信長威武。慮其暴掠。相驚曰。信長至矣。皆荷擔而走。及信長至。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使管谷長賴巡行街市。織田氏養卒。有與賈人爭惜者。輒執縛之。樹以視行道者。於是士民相告而歸。物情大安。信長間三黨據山城。攝津河內諸城。即日遣柴田勝家。森可成等。將萬人。涉桂川。攻岩成。左通于青龍寺。明日自以五萬騎。繼之左通。望見大懼。以城降。乃以左通為先導。攻三好政康于芥川。篠原長房于越水。二城皆貴。乃奉義昭於越水。而自入芥川。十月自攻池田勝政于池田。勝政善拒我兵。縱火奮戰。奪關而入。勝政終降。獻質子五人。乃

不敢取
一作不
敢一竹

宥之。加賜一貫。邑高槻茨木諸城聞之皆降。三好康長等棄河內走歸阿波。信長告成事於義昭。於是使信長自擇邑。信長辭不敢取。請分之幕府功臣。先是伊丹親興。富山高政。三好義繼。松永久秀。數與三黨戰。先送款于美濃。以故分河內于高政。義繼分攝津。親興勝政。及和田惟政。今久秀居志貴城。以定大和。攻筒井順慶。順慶降。信長自置吏于界浦。入津。乃歸京師。陣清水寺。當是時京畿將士執謁信長軍門如市。朝廷論信長功。敘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信長辭曰。臣以天之道得克強賊。敢攘以為功。以辱顯爵。乃敘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私以信長為管領。

賜號副將軍。皆辭不受。義昭賀成事。欲張歡樂十三曲于其第。信長諫曰。今山賊纔服。四方未平。此非優游之秋也。且諸軍士多思歸者。宜如式而止也。乃省為九曲。即日釋兵撤畿內關寨。以便行旅。遠近悅服。義昭病。信長有功無賞也。為書褒之。呼信長曰父。信長乃歸岐阜。十二年正月。三黨與齋藤龍興等圍義昭于本國寺。信長聞警。單騎赴援。至則已平。諸國兵後至者五萬。信長勅令畿內豪戶納金于足利氏。獨界浦不奉命。又資三黨。信長宣言屠界浦。浦人號哭乞哀。乃使上贖金二萬貫。就一條武衛陣故址拓修幕府。四月成。使義昭居焉。以備寇賊。於是信長召

村井貞勝島田秀滿僧日乘等。諭之曰。應仁以來。天下大亂。王室衰微。宮闕墜廢。凡居王土者。誰不嗟悼。信長夙有修舉之志。兵亂倥傯。延而至此。今畿內粗定。當修禁內。以安帝座。雖然。亂後興役。不可急逼。恐擾民情。宜以漸成之。乃留木下秀吉守京師。而歸。遂略近畿諸國。七月。遣兵以伊丹親興池田勝政為先鋒。略佃馬。攻山名氏。八月。自將兵五萬。略伊勢。攻北畠具教于大河內。旬餘。具教將柘植某送款。信長殺具教。以啓我兵。信長縛柘植。數之曰。汝為人臣。弑其君。以降敵。不可容也。乃斬以徇。以次子信雄為北畠氏後。居大河內。食十萬石。子信孝為神戶

復役
作

氏後。居神戶城。弟信包居上野城。各食五萬石。信雄幼字茶筥。信孝幼字三七。皆庶出也。十一月。信長徑入京師。戒皇宮工事。是歲置赤黑母衣各十騎。以將士子弟材武者充之。元龜元年二月。入京師。四月。張散樂于將軍新第。大會德川氏以下諸將領。義昭為奏。請進信長官爵。信長固辭。以朝倉義景拒命。自往討之。至敦賀。攻手筒城。晝夜拔而屠之。進攻金崎。降守將朝倉景恒。以為先導。欲遂定國內。會淺井長政招六角氏餘黨與義景約夾擊。信長長政為小谷城主。信長妹婿也。信長得報不信。警聞益至。信長乃欲自若狹入京師。恐義景追躡。木下秀吉自請留備。

信長壯而許之。令諸將人出三四十騎以助秀吉。而引兵西。德川公爲殿。至朽木谷。朽木元綱被甲率兵而迎。信長疑其有異心。松永久秀曰。臣請往質之。卽有他故。及之而死。乃馳往諭元綱。元綱脫甲撤兵。以饗信長。送至京師。秀吉亦至。信長乃爲義昭徵京畿將士之質。割近江地。令森可成守志賀。宇佐山柴田勝家守長光寺。佐久間信盛守長原。木下秀吉守長濱。而歸美濃。聞敵兵要于鯉江市原。乃以蒲生賢秀等爲鄉導。由千種路歸。六角義賢使善銃者杉谷善住伏山木中。狃信長過。連發二丸。中其衣袖。從兵愕欲索之。信長不許。金森長近密與信長易衣。乘其輿。

而歸。終達岐阜。六月。六角義賢糾合上寇。出野洲川。勝家信盛邀擊破之。加賜各一萬貫。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壘于比長川。安令近江驍將堀某。樋口某守釜川城。信長欲誘降之。美濃人竹中重治爲信長說。三將曰。子守城者。欲何爲。曰。欲立功。曰。立功以爲何人乎。曰。爲淺井朝倉氏。曰。織田君爲天子將軍。起義兵。而二氏不助焉。欲乘其危圖之。是天下所切齒。而子爲之立功。爲士者固如此乎。三將乃因重治降。各獻質子。信長以爲先導。自將繼之。諸壘皆解。走。乃攻長政于小谷城。城甚險。森可成。坂井政尚等與城兵戰于雲雀山。破之。信長引諸軍上虎姬山。議攻城策。佐

久聞信盛進曰。拔之不難。恐損我兵。主君以身任天下。何必乎此。信長乃焚城四面而還。令佐佐成政、梁田忠忠、條將監為殿。柴田勝家曰。此輩兵不盈千。盍命臣若信盛。信長曰。否。人兵敗於險地。不可復收。故命此三人。且吾自留號令之。卿等先去。乃自引近臣二百騎返助三人。三人辭之。迭殿而退。城兵尾擊三人。且戰且卻。遂全軍而歸。遂攻橫山城。城將告急于長政。長政乞援於義景。義景使族景健先往。合兵一萬餘騎。軍于大寄山。我兵望之。攻城益急。長政景健議曰。吾待朝倉公而戰。恐城不守也。宜急救之。今信長陣龍鼻リウカハ此五十町。直馳赴之。人馬皆疲。且日

日移陣于三田。乘曉襲其中軍。彼必驚擾。莫不敗矣。淺井半助進曰。臣嘗遊美濃。為稻葉氏客。視信長將略。非驚擾者也。公計恐不中耳。遠藤某奮曰。彼何足畏。公第進戰。吾雖敵兵。與信長決。即議乃決。信長夜望大寄山。顧呼宿直諸將曰。柴田木下佐久間在否。皆答曰。在。信長乃召而前之。指示曰。北軍炬火徹宵。是將乘曉襲我也。乃下令勅軍為十三隊。坂井政尚池田信輝等為先鋒。以當長政。德川公獨將其兵。當朝倉氏。稻葉通朝助之。乃留丹羽長秀備城兵。而引兵西向大明。遇北軍于姊川。北軍大驚。政尚信輝進戰。不利。信長使氏家經國、伊賀經俊擊其橫。通朝顧

而助之。大破長政。而景健亦大敗走。獲其驍將遠藤真柄等十餘人。斬首三千餘級。橫山以下諸城皆解。走秀吉。欲乘勝取小谷。信長不許。使母衣騎傳令收軍。親論賞戰功。將士遂攻磯野。員正于澤山置成。而西。獻捷京師。遂歸。時皇八月。三好三黨與齋藤龍興糾兵一萬。據野田。福島。信長自將討之。九月。陣大滿林。義昭陣中島。埋濠薄陣。而一向僧賊以大坂應賊。信長曰。彼長袖者。何能為。遣佐佐成政赴拒。而自繼之。成政等冒矢不進。將領多死。我兵潰走。賊軍乘之前。田利家揮槍大呼。殲數十人。賊碎易而大。利家幼為信長近侍。忤旨被逐。私從軍。先登獲首級者數

信長乃復之。推為尾張荒子城主。至是力戰以全信長軍。信長軍方困於三城間。淺井長政。朝倉義景時之也。合兵二萬軍。比叡衛將。焚坂本。宇佐山城將森可成出拒。死之。信長弟信奈及尾藤某道。家某皆死。北軍遂攻宇佐山。四。後武藤等能拒。北軍乃過大津。縱火。醍醐山科。信長聞警。曰。吾籍得拔三城。使奴輩蹂躪京師。則我之恥也。乃令攝津河內諸將備五城。而還救之二城。真大起尾之。奪舟於江口。渡諸軍患之。信長自視于岸。曰。水淺可渡也。乃亂流皆濟。整軍徐退。敵不敢逼。遂達京師。北軍驚。北軍驚。上叡山陣。信長陣志賀宇佐山。分兵攻叡山。每夜襲擊。而

使人說其僧徒曰。汝等能捨彼而助我。則他日使汝寺封如故。否則中立不倚。莫有所助。二者不聽。他日必縱火燬山。鑿殺僧徒。不釋一人。僧徒弗聽。十月。信長遣管谷長賴。佐佐成政。言於北軍曰。吾與公等相持。曠日若士卒勞。法何請一戰。以決勝敗。長政等不答。六角義賢糾近江土兵。將夾攻信長。木下秀吉自橫山。引羽長秀自澤山來援。行破其兵。至於志賀。信長登樓望之。驚以為義賢至。至則秀吉長秀也。二人以首級謁曰。此人深入至此。自送死耳。請獮擊之。莫使一騎還。信長大喜。長政等請和不許。六角義賢來降。十一月。擊川人猪飼具介等。屬信長。請得將以

按諸書
信長時
余森

井政尚自請而往。且軍來爭。政尚力戰死之。會人雪。北軍慮歸路梗。數請和。弗許。乃請之義昭。義昭自來。信長誓言。之信長乃聽之。各解兵歸國。二年二月。磯野秀昌以葦山降長秀。五月。淺井長政以二萬騎攻箕浦秀吉。是夜擊之。先是。一向賊起於長島。攻信長弟信興于小木江。殺之。五月。信長入長島。縱火而退。賊乘風雨。迫險。擊氏家。氏家死之。八月。以柴田勝家為先鋒。入近江。出小谷山本之關。縱火而退。兩城兵。入于出陣之勝家。遂戰。一次。敵不復出。信長再發。攻拔新村。下小川常樂寺。九月。陣勢多。命諸將。縱火焚叡山。諸將皆失色。佐久間信盛等諫曰。自相武

城常樂
寺時其
頓軍地
月

帝創建此寺。幾千年于此。為王城之鎮。莫敢或犯者。今而滅之。其如之何。信長曰。吾除國賊耳。汝輩何相我邪。吾欲定四海。興王道之衰。勞筋骨。輕軀命。未嘗一日安居。去歲略攝津兩城。將陷長政。義景舉兵。鎮我後。吾舍兩城而還。棲之山上。將殲之也。遣人諭僧徒。陳說禍福。而彼竟不服。務右凶徒。以抑王師。此非國賊乎。今而不行。芟除乃貽患於天下也。日聞彼犯其律。茲輩蓄意。東閣誦呪。安在其鎮。王城中圍而燔之。勿使有遺類。諸將乃服。則日圍叡山。燔中堂。及二十一日。僧徒婦女。無老少。皆斬之。以志賀郡。賜明智光秀。城坂十使。斥之歸岐阜。今月日長秀討高宮。身

于澤山。以其通大坂也。是歲皇宮成。信長貸金于京畿豪戶。令直月納息縣官。以充供御。日為計畫。廷臣家計興廢繼絕。二年三月。縱火小谷山本城下。彼軍志賀攻木戶田中二城。置成焉。遂入京師。陣妙覺寺。義昭使信長置第于武者小路。周辭不許。乃令村井貞勝董役。不日而成。細川昭元岩成。入通來降。大坂僧徒亦贈物納款焉。三月。義繼松永久秀。私與高木氏鬪。築城交野。信長素疾二人。欲因事誅之。於是遣兵攻交野。賊兵夜遁。久秀竟降。七月。信長長子信忠幼。守妙始被鎧。從信長攻淺井。長政于小谷。令木下秀吉別攻山本。聞朝倉義景來援。壘於虎姬山。待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之。義景以二萬騎至。信長曰。及其未陣襲之。莫使安營也。將士乘夜火襲之。北人患之。多來降者。會義昭使來諭。強兵。乃令秀吉守虎姫山。宮部某守宮部壘。鑿山開道。以便往來。當是時。長政。義景。與越後國主長尾謙信通好。以抗信長。而武田信玄亦以甲斐信濃兵西出。信長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援德川氏。拒信玄於東海。不利。汎秀死。義昭時與信長惡。欲乘是時圖之。先是信長病。義昭多失行。上書諫曰。幕下之人。京師也。信長首請朝參。勿敢或怠。幕下謀之。後乃違焉。夫光源公怠於王事。天譴立至。信長竊為幕下懼。忠臣之責。而佞人得官。以虐下民。下民何罪。

罪人納金。即便宥之。偽稱叡山賦稅。以掠民財。或陽責征課。而陰蠲之。以賈私恩。此皆非幕下所宜為。朝議欲改元龜之號。而幕下特愛費用。不果從。遠近有惡御所之曰。信長竊為幕下羞之。信長築二條城。以備寇賊。而欲舍徒他所。糶城內粟。以畜金銀。諸國將士多貴金賤粟。遺其武備。以爲邀隱之計。皆倣幕下之爲也。信長所納紀綱之僕。無罪奪俸。來乞哀者。數請而不得復。信長無面目以對此輩。且聞下教諸國。徵馬及金。曩白几。白需索。自囑信長。信長將立辨之。今陰有此教。信長惑焉。信長志欲與幕下協心戮力。撥亂略以興王政。豈有他哉。願幕下勿信讒言。以保

終吉。并後進忠。恢弘先業也。至如儒人最宜親近之。以鑑古今興衰。信長生長兵亂之間。曾於文學自度處事多違故典。所以常懷愧恥也。安疏所見。唯幕下留意焉。義昭弗納。遂相嫌隙。天正元年。義昭潛發使諭信玄。及謙信。約夾攻信長。又諭安藝國主毛利輝元。以爲後據。信長使村井貞勝請和。義昭不聽。二月。義昭自城于石山。堅田以山岡磯貝渡部等守之。徵發兵食。信長聞之曰。吾終不得不用兵。遣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明智光秀蜂屋賴高渡勢多。招石山兵降之。勝家乃留備京師。而長秀等攻堅田。拔之。三月。信長自將至大津。細川藤孝荒木村重迎降。乃進

入京師。觀兵請和。義昭弗聽。乃圍一條城。義昭窮蹙。使人出言曰。自今後盡聽卿所言。信長拜謝。行成而還。至守山。遣諸將攻六角義弼。餘江。召丹羽長秀。耳語曰。室町氏必再舉。再舉必阻。勢多矢橋汝伐澤山本。造兵艦十餘艘。乃歸岐阜。尾張人有梶川某者。喜博奕。爲衆所擯。信長愛其勇。與以善馬。曰。緩急以此樹功。梶川感喜。而退。七月。義昭再舉兵。留伊勢某三淵某與延臣一名守一條。而自據嶺。島。阻宇治川。爲固。報至。岐阜。信長卽起。直馳至澤山。乘其兵艦。夜濟。朝妻渡。日。達坂下。直入京師。縱火呼譟。烟焰漲天。義昭兵拒勢多。矢橋者。返顧而潰。京師人大驚。曰。

織田公豈飛來邪。信長疾攻二條，陷之。斬三淵城兵皆降。以爲先鋒，向槇島。自陣柳山，遣稻葉通朝、伊賀範俊等，將二萬人，渡平等院。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等將五萬人，渡五箇莊。於是槇川某騎信長所賜馬，曉出河岸，大呼自名。亂流而渡。通朝麾兵從之，與信盛、秀吉合擊，奪柵。縱火而入。信長在柳山，左右望烟起，相謂曰：我軍方渡矣，誰先登者？信長曰：必槇川也。槇島既破，義昭請降。信長令信盛、秀吉處置之。二人乃奉義昭徙于若江。令細川昭元守槇島。通朝來白曰：臣爲槇川所先，意甚憾焉。然思其軍進致死也，故繼之。信長并賞二人。於是織田氏遂代足利氏出令。

京師蠲戶租免徭役，賑窮民，旌節孝。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收兵而還，遂以兵艦攻拔木戶田中二城，賜之明智光秀。令秀吉、藤孝攻淀城，斬岩成左通。令荒木村重攻和田。惟政于芥川城，村重素以雄豪聞，部兵皆驍。義昭之變，首應信長，迎謁于大津，面貌甚偉，會有獻饅頭者，信長拔佩刀，貫饅頭于鋒，以啗村重。村重進，開口受之。信長笑曰：好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於是命攻惟政，榜賞格曰：獲主將者予萬金，獲編裨者千金，獲士卒者白金。村重將中川清秀熟視之，以墨勾其首條。觀者無測其意，旣而惟政曉出城，雜士卒，修守備。清秀伏濠側，跳出斬其首。信長

乃賞清秀以萬金。以池田勝政觀望不至。逐之高野。以和田池田氏邑盡賜村重。八月。歸岐阜。居三日。淺井氏將阿閉某來降。信長復發。下月瀨城。軍于山田。淺井氏兵守燒尾。朝倉氏兵守大嶽。與山田相持。信長遣勝家信盛陣于高月。絕越前援路。朝倉義景聞之。以二萬騎來軍于田邊。信長又遣稻葉通朝助勝家。燒尾守將因阿閉納款。以導我兵。我兵遂圍大嶽。夜冒風雨疾攻。守將乃降。信長令信忠守虎姬山。不破光治守大嶽。而進下丁野。遣使高月戒諸將曰。今夜北軍必走。宜尾擊麤之。諸將皆莫信。且應曰。謹諾。夜半。義景果焚營而遁。信長大呼起曰。敵走矣。與左

右五十騎馳出。有先馳者。信長誰何之。答曰。利家成政其他十餘人。皆迭對。信長戲曰。吾欲先登。為諸君所先。乃聯轡疾馳。及敵于刀根山。斬其福禰二十二人。雜兵二千。金松某執甲首以謁。跣而蹀血。信長勞之手。取芒鞋一兩。賜之曰。吾每臨戰。懸之刀櫛。以備闕亡。今而有用矣。信長兩日下十四城。留敦賀三日。徵降將質子。進軍龍門寺。義景棄一乘谷。匿大野。勝家通朝等分兵搜索。平泉僧徒懼。請鄉導。通朝貨土人。得義景所在。誘降其族。景鏡景鏡迫。義景使自殺。信長誅黨類。撫降附。為政國中。使人齎義景首梟之京師。以降將前波長俊為越前假守。明智光秀等監

之引兵還虎姬山。淺井長政與父久政保守兩城。信長遣秀吉登^{ツツ}松羅岡。絕兩城之間。使久政自殺。以其地賜秀吉。九月遣勝家攻鯨江。降六角義弼。獲杉谷善住。生理之地。以竹鋸鋸其首。十一月入朝。遣佐久間信盛攻殺三好義繼。於是淺井朝倉六角三好氏皆滅。

